

年是盼来的。在几时的记忆里，在游子的愁思中，在鬓发染霜、望眼欲穿的期待中。

小时候，对年的盼望，像一场蓄谋已久的逃脱，逃脱繁重的作业，逃脱干不完的锄草喂猪。对美食的渴望，对自由的向往，将学业抛之脑后，在迎来送往中释放自我、沉迷快乐，这便是年的魅力和诱惑。日常的粗茶淡饭，虽偶有荤腥点缀，却填满不了孩子饕餮的肚囊。生日里引得无数垂涎的两个荷包蛋，圆滚滚穿肠而过之后，刚刚打开的胃口便又不得不被那干巴巴的米饭、硬梆梆的锅巴撑得像一个打足了气的球，唇边残留的油腥成了梦里怎么也擦不干的哗啦啦的水。于是，寒假里的春节成了一年中最值得期待的盛大节日，所有的不开心、所有的烦恼似乎都会在那一二十天里彻底得到解脱，所有的美好，所有的心愿都会在那半个多月的放纵里全部实现。

炸圆子了，滚滚烫的糯米饭倒在泼满了面粉的簸箕里，撒上星星点点绿意盎然的葱花、金光闪闪的姜末，腾腾热气中，母亲一双手果敢而有力，不一刻，圆滚滚的一条条蟒蛇在母亲的手起刀落下，驯服地拜倒在我们的眼前。于是，大手小手一齐上，揉啊，搓啊，再丢入香气扑鼻的油锅，在滋滋有声的煎炸中，圆溜溜黄灿灿的金元宝一个个乖巧地展示出它的玲珑可爱，寄予着新春的吉祥、圆满和富贵。

做糕点也是一件令人开心的事。一大锅红薯芋头挤在铁锅里，煮上大半锅，待揭开锅盖，伴随着弥漫的烟雾，一股泥土的香甜之气，迅速在高耸的屋宇内游走，袅绕不去。牛高马大的爷爷上场了，不知老人家练就的是什么样的功夫，那稀滑如水的糖丝，竟能被爷爷拉成了一匹匹布，在一根木柱子周围缠缠绕绕，在我们的大呼小叫中，却一次也没有滑落。抛到簸箕内，与早已烤干的芝麻、玉米花、花生米粘合在一起，随着棒槌的敲打和一把菜刀的吱嘎有声，不一刻就成了标致有型、棱角分明的糕点，一口一个脆响，香酥无比。

年夜饭的鸡鸭鱼肉虽数量有限，有些菜也只是摆设而已(母亲说是留给拜

# 盼年

丁文新



(资料图片)

年的亲戚们吃的)，但比平日却奢侈了许多，丰富了许多。父亲把早就备好的用报纸包得像硕大的粽子样的红糖、几瓶罐头，或者一两袋麦乳精，排在竹篮里，披上一块红布，兄弟两个便挎着它们雄赳赳、南征北战地给亲戚们拜年了。回来之后，便是兴冲冲地向母亲、向姐姐们报喜和炫耀，展示鼓得高高的腰包里的瓜子啊、花生啊，还有街上亲戚塞给的那些罕见的花花绿绿的水果糖，等等。

童年的年，盼的最迫切的应该就是这些美味的吃食吧，物质贫乏的年代，给饥饿的身体一份成长的能量是最大的愿望。

高中毕业后，去了部队，艰苦的训练，也曾让我望而却步，高强度的行军差点让我崩溃，但看看身边，战友们一个

个皆能无所畏惧、顺利过关，也就觉得没什么过不去的坎。但疲惫之余的夜深人静，尤其是春节期间，午夜12点多钟，面对黑漆漆的山坡上撒下的清冷月光，遥听着远处隐约的爆竹声，却思潮翻涌，酸涩难耐。我看见了家乡小河里，母亲清洗一篮青菜的涟漪；我看见了八仙桌上，父亲一杯烧酒倒映出的红灯笼的烛光；我看见蜿蜒的小道上，有说有笑的拜年的祝福声；我看见雪花纷飞，母亲正捧着我一

身军装的照片仔细端详，和我同时落下了一串串思念的泪珠……

青年时的年，盼的最深的就是母亲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是想亲手为母亲擦去的怎么也流不干的泪。

人生翻至中年，日子再也不似从前为吃饱穿暖发愁，吃香喝辣也是家常便饭，年味在渐趋平淡中奔跑着度过一年又一年。但无论生活水平如何提高、物质如何丰沛，对年的期盼，更多的应体现在精神层面吧。对中国人来说，几千年的传统，年就是一次团聚、一种圆满、一缕乡愁的绽放、一份亲情的凝聚。当春联高高悬挂，当冰箱冰柜里塞满了荤腥果蔬，就眼巴巴地盼望望着远方的兄弟姐妹何时携家带口，把盏举杯，围炉畅谈，回忆往事，开怀言欢。

此时的年，不再是一顿美食的吸引，不再是一顿美食的煎熬，而是一份情感的安然释放，一份亲情的水乳交融。

年终终究只是个驿站，休憩之后是为了更好的打拼和奋斗，团聚是为了给彼此更加有力的加油和打气，充足电、养好精神，向着下一个更美好的年前进。



淡龙健 摄制

# 飘香的山芋切糖

王宜茂

腊月二十几，年关已近，一大早，父亲便在院子东南角用土坯支起一口临时土灶，灶外用稻草加黄泥抹了一层，上面安放一口大锅，准备过年备年货。灶台搭好后，父亲在院子里劈些干柴，又把门口杂树丫砍下来剥成短棒，堆在锅门口。

腊月二十二天刚亮，母亲挑了两筐山芋到门口水塘里清洗，边洗边削去山芋上的疤痕，忙了近一个小时。回来便将山芋用刀切成几瓣，倒入大铁锅里，上了半锅水。父亲系上大围腰，坐在小板凳上，不停地给土灶添加柴草，还夹杂着一些刚砍下来不久的潮湿树枝。院子里烟雾缭绕，热气腾腾。我们兄弟姐妹们在院子里，高兴地围着一棵杏树打转转。

约摸两个小时，一大锅山芋煮得滚瓜烂熟了。我们几个孩子站在院子任何角落里都会闻到熟山芋散发出来的香甜味。父亲在茅草房屋檐下安放着一口大水缸，水缸上面吊着个木制架子，四角系一块蚊帐布作为帘幕，用麻绳吊在屋檐下，马上就要用这筛子过滤山芋汁了。

父亲揭开锅盖，用长把锅铲使劲将山芋翻个身，再将山芋搗揉成碎丁，目的是让糖充分溶解到锅里的水中。母亲已经把早准备好的大麦芽晒干磨成面粉，拿来给父亲做切糖用。父亲抓了一点闻闻，又用嘴尝尝，然后抓了几把麦芽粉均匀地撒在山芋锅里，再用锅铲搅拌均匀，就准备下一道工序了。

父亲拿来洗脸盆，用葫芦瓢一瓢一瓢地将山芋汁舀到脸盆里，端到水缸前，倒入筛筛中，母亲提着筛子上下晃了晃，山芋汁不停地从筛眼流到水缸里。那山芋渣再用清水过滤几次，目的是过滤掉渣里的所有山芋汁。不一会儿，缸里留下了几盆山芋汁水。

父亲把早炒好的糯米花、花生、芝麻拿来，父亲按比例混合好，倒入糖锅中。父亲在锅台蒸汽熏陶下，不停地忙碌着，累得满头大汗。只见他拿着大锅铲，使劲地搅和着，让糯米、花生米、芝麻充分混合均匀。锅里的糖块在锅铲不停的翻动下形成一个圆球。

父亲干脆挽起衣袖，双手蘸了蘸凉水，两手抓住锅里的糖球不停地揉搓。父亲觉得时机成熟，双手抱起糖球，一下子放到事先准备好的这一块干净的木板上，迅速用擀面杖来回推压，糖块变成了一个厚薄均匀的大圆球。

接着父亲把菜刀在水缸沿上当了当，“咔嚓咔嚓”顺着大圆球几个来回，一公分大小的小切糖块形成了。那糖块拿在手里，白里透黄，仿佛标本似的，拿上一块往嘴里一咬，脆脆的，细嚼一下，香喷喷的，甜丝丝的，略带甘草味儿，很好吃。

父亲用事先准备好的塑料袋，将一块块形状规则的切糖，数着一块块放到塑料袋里码得整整齐齐，再用丝绳扎紧捆好，用长竹竿挑到堂屋大土墙尖钉着的木桩上挂着，等着正月来拜年才享用。我们几个孩子只能吃那些形状不规则的切糖，还抢着木板上碎糖渣吃。

切糖的滋味伴着我童年的新年，心里一直都是甜的。

# 风雪大年夜

陈士润

豫西的冬天比较寒冷，年三十的中午天气突变，开始下雪了，小雪花慢慢地飘了下来，渐渐地鹅毛般的大雪就如同漫天飞舞的棉絮，飘飘悠悠地落了下来。不大一会儿，眼前已是一片白茫茫银装素裹的世界了。

1985年的春节是2月19日。那一年我刚满十七周岁，属应届高中毕业生，上年的10月应征入伍来到豫西某武警支队新兵轮训队。经过60天紧张而又刻苦的训练，思想政治学习，淬火成钢，脱胎换骨，完成了从一名学生到一名武警战士的转变。新兵轮训结束，被分配到武警中队，接过钢枪，就开始巡逻站岗，上哨执勤，训练学习，执行各种武警内卫任务。

真让人搞不懂本地风俗居然是中午过年，而我也平生第一次在远在千里之外的他乡过大年，心里觉得既激动又好奇。中午在中队餐厅吃年夜饭，菜品都是地方特色菜，让我们这些新兵品尝到了不一样的美味佳肴。

大雪仍然不紧不慢地地下着，中队秦指导员为了安慰我们九名新兵，决定在年三十下午举办一场新春联欢会，准备了瓜子、牛奶糖、水果点心等，全中队30多人分属四个省份，分别为河南、山东、安徽、湖北，规定每个省份的兵都要表演节目，并且准备了奖品。中队大会议室立刻热闹起来，河南梆子、山东吕剧轮番上台，湖北黄梅戏居然和安徽黄梅戏pk……一时间你方唱罢我登场，大家一个个谈笑风生，笑逐颜开，气氛好不热闹。最后指导员点名让我表演口琴独奏，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稳定一下情绪，用重音口琴吹了拿手的《龙的传人》，琴声经话筒从音箱传出，委婉动听、悦耳欢快，还真有点手风琴演奏的效果呢。全场立刻掌声雷动，我获得了当晚最高奖——一本塑料壳笔记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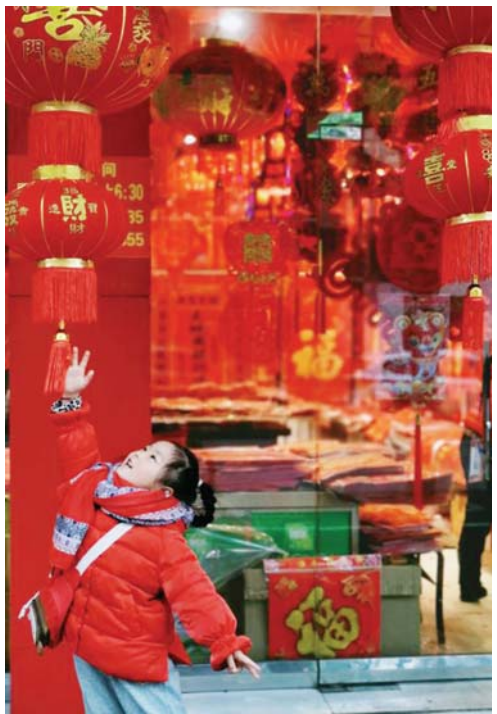
然而，当天晚上我值的是8-10点的岗，当全中队的干部战士围坐在会议室观看《春节联欢晚会》的时候，我却要顶风冒雪，踏着半尺厚的积雪，身背冲锋枪来到中队旁的站哨值班。站在岗楼旁，围墙外的鞭炮声此起彼伏，雪花纷飞，夜空被五彩缤纷的烟花照耀得绚烂夺目。此刻，我的心早已飞到远在千里之外的家乡了，全家人围坐一起过大年，张灯结彩、热闹喜庆、其乐融融的场景浮现在眼前，我的眼泪情不自禁地夺眶而出。毕竟才17岁，第一次离家在外地过年哪，每逢佳节倍思亲，想家的滋味着实让人难受啊！正在我心里难过沮丧之际，只听岗楼下面传来人踩雪走路咯咯的声响，连忙把冲锋枪端在手中大声质问：“下面是谁？”“我！指导员！”听了这熟悉的声音，紧接着一个高大的身影走上岗楼，我连忙上前敬礼，秦指导员还礼道：“今晚的哨由中队干部轮值了，你下哨休息，去看春晚吧！”简单的几句话，我心中立马感到一股暖流涌上心头，顿觉浑身暖暖的。

一踏进会议室大门，就有一种春风拂面的感觉，全中队的干部战士整齐地坐在彩电前，聚精会神地盯着电视屏幕，1985年的春节联欢晚会刚刚开始。这届春晚群星荟萃，节目精彩纷呈，让人印象深刻的歌曲《万里长城永不倒》、《故乡情》，特别是董文华、柳德德演唱的《十五的月亮》，因是军旅歌手唱出了全军官兵的心声，从而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听得中队官兵如醉如痴、连声叫好；最搞笑的要数朱时茂、陈佩斯的小品《拍电影》，幽默滑稽的表演逗得我们笑得前仰后合……

上下同欲者胜，风雨同舟者兴。节假日官兵替士兵站岗，是我军的优良传统，被战士们亲切地称为“暖心哨”。每逢春节来临，我的思绪就会飞回那连绵起伏的豫西大地，那个让我魂牵梦绕的第二故乡。“生命中有了当兵的历史，一辈子都感到光荣和自豪”。三年的军旅生涯，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注定让我终生难忘，在我脑海里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



傅先治 摄



胡晓芹 摄

# 远去的小年

惠琼

小年到，我去问母亲怎么过，母亲说：不过了，你们都还在上班，都忙。过，不也就是吃顿饭吗？天天都有好吃的，天天都像过年样。母亲说得风轻云淡，和她小辈们的步调咋就一致了呢？

可不是吗？我看到她和伯端着的饭碗里正盛放着红烧肉烧萝卜。那是七八十年代我们家在过年时才能吃上的菜。过去过年，一个原因是历法的规定，另一个原因，也是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为了能吃上好吃的。因为猪也好，鸡也好，都是到了过年时才宰杀，鱼也是在过年时才从沟塘里捕捞上来。那时的过年真令人期待。

记得那时小年那天，早早地，母亲就去竹园里砍回一棵竹子，打下竹竿上的竹炒，再用绳子将竹炒扎在竹筒上，做成一把竹扫把。之后，她戴上草帽，用竹扫把将屋顶、房梁、室内墙面扫个遍。那些陈年的积灰、尘垢、蛛网，便被清扫得干干净净，母亲说这叫除尘。除尘，民间传统意义就是将旧的东除西去，迎接新生事物的到来。母亲还将厨房里的锅碗瓢盆也都重新清洗一遍。经过一番清扫，我们家那茅草房屋顿觉焕然一新。

母亲做过打扫以后就开始准备小年夜饭。这时候，已是下午二点三点的样子。中午的这顿饭就是草草了事，多以面条替代。小年夜饭比现在，并不复杂，但妈妈准备的还是很认真。她将自家种的萝卜洗净切碎拌上面粉豆

腐渣，加上切碎的葱姜盐干辣椒末拌匀，锅里上油，起火，炸萝卜圆子。这种圆子在那时可是美味，外焦里软，香酥可口，只有在过年时才能吃到。

待夜幕缓缓降临时，年味就浓起来了。只听得村头村尾，村前村后，鞭炮声此起彼伏，空气里弥漫着火药味、烟火味与祭祀的烟火香气。想必，已有庄户人家开始吃小年夜饭了。在别人家鞭炮声的催促下，母亲手里的锅铲翻动着格外麻利。很快地，我家的小年夜饭就在母亲穿梭的身影里准备就绪。

小年祭灶，是民间流传下来的习俗。吃年夜饭之前，母亲做好一番梳洗，然后，在我早已备好稻草灰的几口碗里各竖上一炷香。母亲将燃着的香一炷摆放在灶台上。灶台上，母亲还特意盛上一碗饭，夹上菜，说是给灶王爷吃的，也就是祭灶。一炷摆放在院子里，三炷摆放在堂屋的条几上，分别磕头，跪拜，祈祷。母亲做这些极其虔诚，她不允许我立在她的身后，于旁侧站着。心怀善念，神灵护佑善良人。

母亲祭灶完毕，伯就迫不及待点放起吊在竹杆上的鞭炮，宣告咱家也开始吃年夜饭了。鞭炮噼啪作响，我和弟弟妹妹耳闻目睹，笑闹声和鞭炮声让我们家简陋的小院顿显热闹非凡。现在想来，那般景况就叫作幸福。

小年夜饭比如今朝，无法用“丰盛”这个词形容。一张方方正正的木桌上倒是摆放八个菜，但那菜数数去也无非就那几样，青菜烧豆腐，肉烧粉丝，豆皮炒韭菜，煮萝卜圆子，蒸雪里蕻。母亲的匠心，用了八只蓝花海碗重复盛装这几种菜，以图吉利！

不管有几样菜，比起平时的菜品，毕竟丰盛得多，并且油香浓郁，引生馋涎。母亲的大快朵颐，撑个年饱。

吃小年夜饭，母亲仍旧忙碌，她将从集镇上买来的糖瓜(麦芽糖)放进铁锅里，加上水，大火烧开小火熬煮，倒上花生米、糯米花、芝麻搅匀，再趁热取出倒在案板上，摊平、冷凉、切块，做成花生芝麻糖。一觉醒来的我，甜甜蜜蜜地吃着糖块，快乐而满足。儿时的小年留在了记忆里。

# 网年

施训洋

我老家有一个传统，大年初一的早上各家男主人要挨门逐户拜年，俗称网年。小孩子更是一户不落地从村东走到村西，又从村南走到村北，总是走在大人前头拜年、讨小糖。

网年，起着化解恩怨、缓和矛盾的作用。网年，是有讲究的，先到左邻右舍，再到本家弟兄，最后挨着趟儿。

儿时，我的父辈总是不睦，时常为着鸡毛蒜皮的琐事吵不休。身为长兄的父亲一味忍让并未换来叔叔们的尊重，反而变本加厉。

大年初一，父亲和母亲总让我两个姐姐先去给叔叔、婶婶拜年，而后自己再去网年，以此来缓和关系。我的堂弟、堂妹还有叔叔、婶婶也会上门拜年，一大家子又和好如初。每年正月，成了我们这个家族最具温度的一段时光。

过完正月，叔叔们又开始为着小事和父母争吵，甚至打斗，而父亲从不反抗。我不止一次问父亲，他总是默不作声，问得多了，他只是叹气说自己是老大。我总觉得父亲是个怕大实在有些窝囊，心里总有些愤愤。

父亲见我如此，总是劝导我，这个怕大，就怕狠，狠人遇到狠人魔也是莫奈何。你大不是打不过你叔叔，只是不是打能解决的。

于是，每到大年初一，我又照着父亲所说给叔叔、婶婶拜年，总能维持着正月的温暖，虽然短暂却不输礼节。

父亲重病期间，我叔叔说打断骨头连着筋，吵归吵，心是热的。所以我至今还记得叔叔在说这句话时眼里满是泪花。

网年，父亲在时，每年在我出门拜年时都会重复一句，宁漏一刻不漏一户。父亲的话深深地刻在心中。

儿时，总有一、两户人家开门特别迟，我总是竖起耳朵听着鞭炮响起的声音，有时直接到其门前等那家开门放鞭炮。

我离开村庄住到镇上也有二十多个年头，每年初一都会回家网年。父亲过世后，网年，成了我一种情结，网年是一种记忆，网年是一种信念。

# 儿时拜年的规矩与禁忌

严仍江

的孩子早来给自己祝福。

喜红忌白。因为是拜年，图吉利和彩头，所以对穿戴长辈很在意。你穿了红衣服红袜子，戴了红头箍，红发卡扎了红头绳，提的礼物塞了红纸片或点了红颜色，接待你的长辈就很高兴。你要是戴白、穿白，提的礼物用的是白塑料包的白色绳子扎扎扎，长辈就会很不高兴，自己的父母也会骂你不懂事。红，是办喜事用的颜色；白，是办丧事用的颜色，所以有“红白喜事”之说。红是吉兆，白是忌色，所以，春节长辈都希望下辈给自己用喜色带来喜事健康长寿，带来希望美好幸福。

语言谨慎。到了长辈家，见面时要主动、大声称呼长辈，必须说给他们拜年，并要尽量多说吉利话，千万不能说“死”字，就是“洗脸洗手”“你先洗”，避免方言把“洗”说“死”“吉利”。“要饭”时要说成“盛饭”“拿饭”“上饭”，吃饭时，父母交代小孩子不上桌，带来希望美好幸福。

拜年时，长辈家，见面时要主动、大声称呼长辈，必须说给他们拜年，并要尽量多说吉利话，千万不能说“死”字，就是“洗脸洗手”“你先洗”，避免方言把“洗”说“死”“吉利”。“要饭”时要说成“盛饭”“拿饭”“上饭”，吃饭时，父母交代小孩子不上桌，带来希望美好幸福。

人腿(命)，所以桌上的烧咸鱼、咸鸭蛋不能吃，那是看菜，要到正月十五才能吃。现在看来，这只是当年物资匮乏，大家这样做既是图吉利，也是为面子。现在是改为趁新鲜吃，吃了再烧。还有规矩是，吃饭时碗要紧端在手上，身子不要扑在桌子上，避免打破碗勺不吉利，挤占桌上空间没教养。筷子不能插在饭菜上，弄得如祭祀似的难看。玩炮仗、砸火炮、摔炮、放二踢脚都可以，千万不能放短鞭，不吉利——短鞭是人们在丧事时，或是要饭人常用的。

这些所谓的规矩和禁忌，都是在当时经济生活水平、人们的思想认识水平、传统道德文化的影响等条件下综合形成的地方过年文化。有的不具有科学性、合理性，随着年味淡化、拜年形式的多样化，早已不复存在了，但其中敬重长辈，在新的一年里祝福福泽亲和自己，表达合理的希冀和美好愿望，带着这些美好大家一起出发，还是可以继承和发扬的。



本栏责任编辑：徐 缓